

從台韓實質 GDP 比較反思追求 GDP 成長率之盲點

柴蕙質

核能研究所-能源經濟及策略研究中心

2014/04

同樣以出口導向為重，且出口項目與我國相近之韓國，一直以來是我國比較與借鏡之對象，本文將透過我國與韓國實質國內生產毛額 (Gross Domestic Product, GDP) 的比較結果，反思追求 GDP 成長率指標之盲點，以及我國物價及匯率走勢下之隱憂。

(本文感謝核研所張訓志副主任、葛復光副主任、卓金和博士給予寶貴意見，文中若有疏漏仍屬作者之責)

1. GDP 成長率指標之盲點

一般在比較二國之經濟情況時，多以 GDP 作為衡量指標，經常見到的即為各國的實質 GDP 成長率，例如透過圖 1 的實質 GDP 成長率比較，似乎會得到台灣的經濟情況和韓國相近，甚至 2004 年後還大多優於韓國之結論。不過若將二國實質 GDP 換算成相同貨幣單位，直接比較實質 GDP 水準值時，便可能得到很不一樣的結論。其原因在於比較實質 GDP 成長率時，重點在於本身的變動百分比，各國物價的差異及匯率的影響皆被忽略。因此造成我國 GDP 成長率雖未亞於韓國，但民眾普遍卻感受到購買力較低的現象，而這和我國物價及匯率政策有很大關係，以下將詳述之。



圖 1 我國與韓國 GDP 成長率比較

(資料來源:主計處;核研所繪製)

2 以美元為共同貨幣單位，台灣實質 GDP 低於韓國

圖 2 為以美元為共同貨幣單位計算出的實質 GDP，不同的是圖 2(左) 為以 2000 年為基期，圖 2(右) 則為以 2005 年為基期，有趣的是以 2000 年為基期時，台灣實質 GDP 高於韓國，但以 2005 年為基期時卻不然，甚至 1999 年後台灣實質 GDP 皆低於韓國，從 GDP 比較時之換算過程便可看出此現象之原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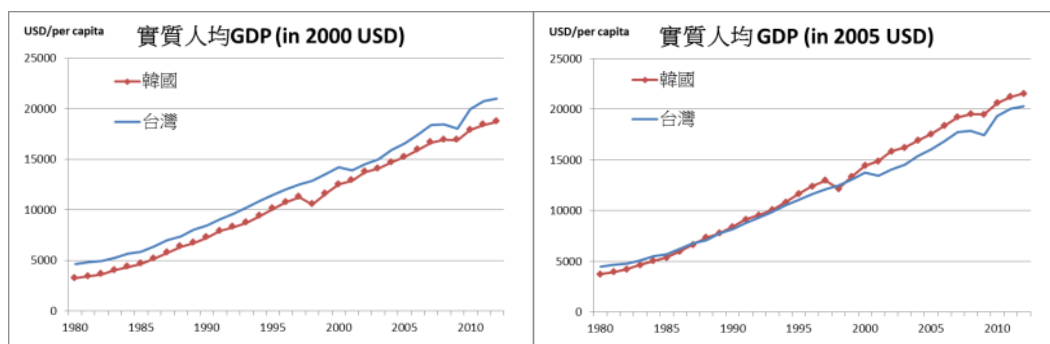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2 台韓實質人均 GDP (2000 年為基期 v.s 2005 年為基期)

(資料來源:IMF;核研所繪製)

OECD 比較各國 GDP 時之換算方式可分為二步驟 (1)先以各國的 GDP 平減指數 (GDP deflator) 將名目 GDP 換算成實質 GDP (2)再以基期的匯率換算成美元表示之實質 GDP。因此主要影響變數有二: GDP 平減指數及匯率。

從第一步驟來看，實質 GDP 之計算公式如下：

$$\text{實質 GDP} = \text{名目 GDP} / \text{GDP 平減指數}$$

參見圖 3，GDP 平減指數之基期由 2000 年改為 2005 年，將使我國的 GDP 平減指數序列向上平移，實質 GDP 便會下修，反之韓國計算出的實質 GDP 反而上修。簡單地說，實質 GDP 即是選定某一年作為基期後，以該期物價衡量出的 GDP，由於我國 GDP 平減指數自 1998 年後至今逐年下降，因此以愈晚期的物價作為基期，衡量出的 GDP 將愈低，反之韓國的 GDP 平減指數，則呈現上升的趨勢，因此以愈晚期的物價作為基期，衡量出的 GDP 將愈高。基期選擇雖未有一定的標準，計算實質 GDP 成長率時也不會受到基期之影響，但以越晚期的物價作為基期，衡量出的 GDP 越貼近於現況，也較符合民眾當下的觀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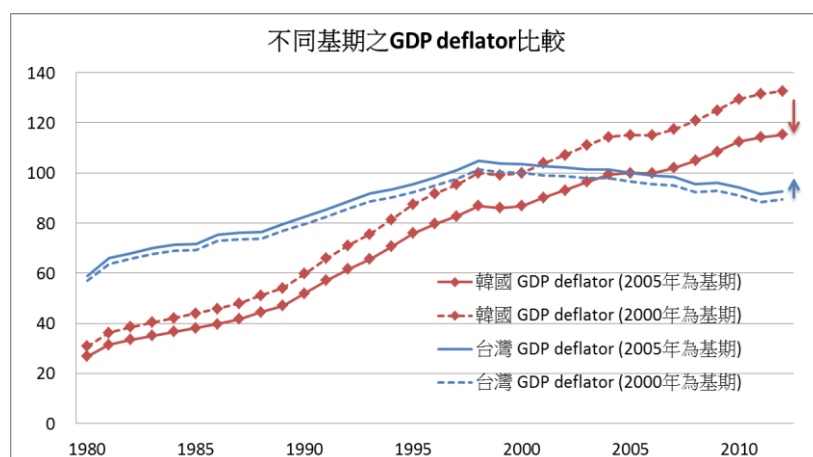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3. 台韓 GDP 平減指數比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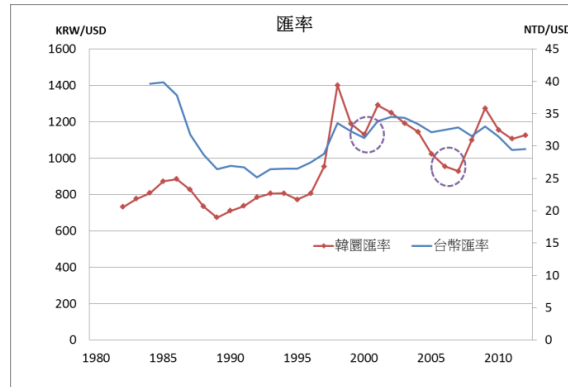
(資料來源:IMF; 核研所繪製)

從第二步驟來看，以美元計價的實質 GDP 計算公式如下：

$$\text{美元計價之實質 GDP} = \text{實質 GDP} / \text{基期年之匯率}$$

由圖 4 可知，韓國 2005 年的匯率較 2000 年低，即韓圓升值許多，將實質 GDP 換算成美元時，以美元衡量的實質 GDP 又上修，因此造成基期改變後，我國實

質 GDP 變成較韓國低的現象。由前述可知，若單就 GDP 成長率比較各國的經濟發展，未考量相對物價及匯率之走勢，不但會得到與民眾觀感相反的偏誤結論外，更可能忽略物價管制及匯率干預可能存在的負面效果，以下簡要說明之。



(資料來源: Federal Reserve Economic Data; 核研所繪製)

圖 4.台韓匯率走勢比較

<物價與匯率走勢下之隱憂>

首先從物價政策來看，穩定物價通常是總體經濟政策之目標之一，我國電價管制亦是一般被認為達成穩定物價的重要策略，不過由圖 5 可看出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，我國的 GDP 平減指數自 1998 年後逐年下降，似乎符合了”抑低”物價的目的，不過我國的消費者物價指數 (CPI) 卻仍呈現上升的趨勢。

一般而言 GDP 平減指數和 CPI 走勢應相同，二者走勢相反的原因之一在於 GDP 平減指數和 CPI 衡量的範圍有所差異，GDP 平減指數主要反應了本國生產產品及服務的價格，因此不包含進口品價格，而 CPI 則反應一般消費品之價格，因此同時包含了本國產品及進口品。若本國產品價格持續下跌，但消費進口品的比重高，進口品價格持續上漲，整體 CPI 仍會上漲，CPI 便可能和 GDP 平減指數走勢相反。更值得憂慮的是，我國為先進國家中少數 GDP 平減指數呈現下滑之國家¹，若 GDP 平減指數反應的是本國產品及服務的價格指數，價格反應市場對產品的願付價值，隱含我國的 GDP 成長大多來自於”數量”成長而非產品價值

¹ 根據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資料庫統計，近 30 個先進國家中，僅台灣和日本近 5 年的 GDP deflator 呈下滑走勢。

成長，低成本低價競爭的思維，長期已造成我國產業不易高質化。

另外，匯率也是造成以美元為共同貨幣計價時，GDP 偏低的原因之一，台幣貶值雖然有利出口廠商在國際市場的價格競爭，但我國製造業中間投入的進口占比高達 25%，貶值的同時其實也造成中間投入成本增加²，在我國產品及服務價格不升反降（含內需及外銷市場）的趨勢下，不難推測國內就業者薪資上漲空間亦受限，近 10 年來薪資成長停滯（參見圖 6），由於「薪資成長趕不上物價成長」，造成近幾年實質薪資回到 15 年前之水準（與 1995 年相近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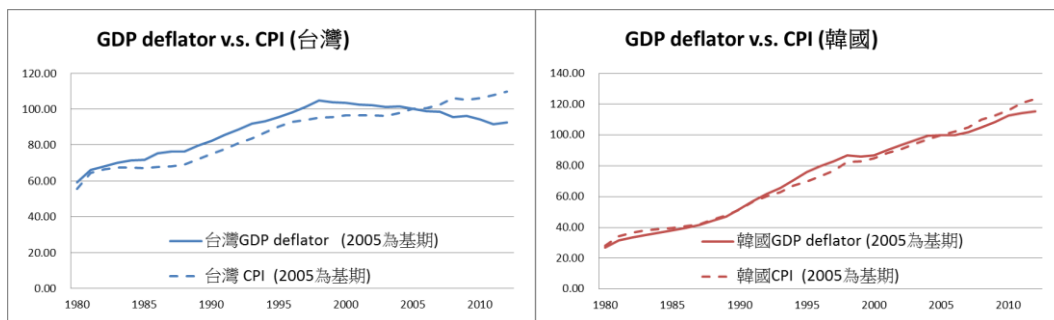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5 我國與韓國之 GDP deflator 及 CPI

（資料來源:IMF；核研所繪製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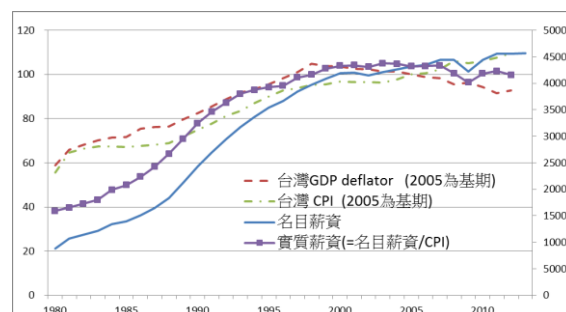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6 我國 GDP deflator 及平均薪資走勢

（資料來源:主計處；核研所繪製）

<結論>

單就 GDP 成長率比較各國的經濟發展存在盲點，未比較共同貨幣基準下的實質 GDP，將忽略物價及匯率之影響，會得到與民眾觀感相反的偏誤結論。我國進口比重高，因此管制國內能源價格之效果有限，加上長期匯率偏低之趨勢下，

² 雖然日本近期也採用貶值的出口策略，但日本的製造業中間投入的進口占比僅 4%，楊浩彥 (2013) 政策評估：多部門分析法，世新大學數量方法研究暨發展中心。

短期雖可能有利出口競爭，但也同時使進口品成本增加，因此物價相關干預策略對我國一般消費物價之抑低效果有限。最值得擔憂的現象是 GDP 平減指數反應的是本國產品及服務的價格指數，近 15 年來的下滑趨勢，隱含我國的 GDP 成長大部分來自於”產量”成長而非產品價值成長，在此態勢下，國內就業者薪資上漲空間有限，自然容易形成”薪資成長趕不上物價成長”的現象。